

<<墙上的父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墙上的父亲>>

13位ISBN编号：9787513308366

10位ISBN编号：7513308365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鲁敏

页数：262

字数：19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墙上的父亲>>

内容概要

《墙上的父亲》为鲁敏的中短篇作品集。

小说对日常琐屑生活无比厌倦，但在精细的细节叙述中似乎又表达了作家深切的迷恋。柴米油盐、婚配嫁娶、家长里短，将庸常无比的生活在真实犀利甚至尖刻的话语叙述中彻底撕裂。但惟有父亲不能遗忘，他那难以复原的历史如影随形，在与现实的比较中神秘而久远……

<<墙上的父亲>>

作者简介

鲁敏，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
从小在乡村长大。
十八岁开始工作，先后做过邮局营业员、秘书、企划、宣传、记者、公务员等职。
已出版《六人晚餐》《纸醉》、《取景器》、《离歌》、《伴宴》、《此情无法投递》、《百恼汇》、《戒指》等十一部作品。

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年度青年作家奖。
并入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20 under 40」等。
有作品译为德、法、俄、英等文字。

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定居江苏南京。

<<墙上的父亲>>

书籍目录

西天寺
离歌
墙上的父亲
思无邪
死迷藏
燕子笺
羽毛

<<墙上的父亲>>

章节摘录

西天寺上清晨的西天寺一点没有墓园该有的寂静，几步之遥的工地上，两架巨兽般的机器正在吼叫，敲敲打打的工人们已经热得脱掉了外套，只穿着腥红色线衣。符马却冷得直缩脖子，大姑妈也往脖子里加了条蛇纹般的围巾，小声嘟囔着：“这种地方，总是比城里冷。”

“大姑父东张西望地找厕所。”

符马掏出烟，似乎没睡醒的小叔叔接过一根，侧身就着符马的火头。

奶奶被小姑妈挽着最后一个下车，手上一枚挺大的老式金戒指直晃眼，刚刚出门前她还很顶真地挨个儿检查了大家一番：无论男女，身上都要带样“小金物件儿”；“压一压”。

小叔叔忘了，被逼着在脖子里挂了一条女式绞花细金链。

其实在平常，作为老人，她懂得看晚辈脸色行事、必要时装装糊涂。

只上坟这桩事，她讲究，几乎一出正月就开始查老皇历、择挑相宜之日，并要求所有的人除了上学的小孩都要把这半天给空出来，隆重程度堪比过年。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大家多忙啊。

比如这次，符马爸爸，出国去了。

还有大姑妈家女儿，说是有个重要面试。

奶奶环视了一圈，皱起眉：“搞什么？这里怎么也是工地？”

“奶奶的大媳妇、也就是符马的妈妈正对着手机谈床上用品，拿腔拿调地讲着普通话，为了价格上一个零头，跟对方搞了三四个来回。

一干人都垂着眼皮在听，符马扭头掐了烟……终于，妈妈卷着舌头面露微笑：“那张总咱回头再聊哈，下次有业务再照顾哈。”

“一合上手机，她变回南京土话，对奶奶解释：“你们还不晓得啊，报上登了，原先的石子岗火葬场要搬得嘍，就是搬到西天寺，这块盖的就是新殡仪馆！

不得了噢，以后这块墓地肯定要大涨。”

“她是随便什么事都能想到价钱上去。”

“那也好，老头子喜欢交朋友，这下子，他这边倒热闹了。”

“奶奶看看工地。

大家也跟着看，眼光往半空中移移，好像那里已经竖起根大烟囱并缓缓升腾起了青白色的烟。

各式小贩这时早围上来，卖菊花、炮仗、青团、纸别墅、纸汽车什么的。

大家都富有经验地毫不理会，只管往前。

奶奶对祭品早有安排，她提前半个月便在家叠好所有的金元宝和银元宝，并一家家打电话分派任务：红绸带子、香蕉（指定要国产的小米蕉）、红富士、金南京、洋河大曲、烛台与香什么的……她的语气像在做什么公益动员：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准备一样小东西，哪怕就是个打火机也好。

小舅落在后面，推却不过，从小贩手里买了一簇柳枝，耷着肩跟上来。

离婚后的小舅越来越少参加家庭活动。

去年中秋，他曾带回过一个相处中的大胸女人。

这次上坟，又形单影只了。

往墓园里头走，一路要走过很长的台阶，大姑妈小姑妈平日里纷争颇多，这会儿倒是手挽手，一边左顾右盼地小声讨论着路两侧的墓碑。

这块是新墓，腊月才下的葬嘛。

看看这个，是三口合葬。

唉呀，看这张照片，小伙子多精神，可惜啦。

到了爷爷墓跟前，奶奶跟几年前一样，总是先被墓石两边的两棵小柏树所吸引，她直作揖：“好，又长高了，这么绿！”

<<墙上的父亲>>

看看，这是老爷子在下面保佑你们哪。

“姑妈姑父们都连连点头，好像接受到爷爷通过这两棵柏树所发出的信号，他们的台词也是大同小异：‘对对对，爸在保佑我们。’

“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凑上来，穿着十分邋遢，符马正惊讶着，男人手里却骤然响起快板：‘老板发财！’

大姐发财！

大哥发财！

大嫂发财！

全家发财，子孙万代！

“他每说四个字，旁边的女人就短促有力地跟上一个‘好！’

“非常富有节奏，他们两个一边念着粗糙的喜话，一边往他们跟前紧贴着。

小姑父欲伸手掏钱，大姑父却伸手拦住：‘让他们再念一会儿好了……’蛮好的。

“工地的敲打声似乎突然停止了，带有淮北口音的喜话再一次轮回，所有的墓碑都一齐竖起了耳朵屏气聆听：‘老板发财！’

好！

大姐发财！

好！

大哥发财！

好！

大嫂发财！

好！

全家发财！

好！

子孙万代！

好！

“符马伸手摸摸烟，但忍住了没拿出来。

他早就发现，不论平常多么吆五喝六、不信邪、耍个性的，一到这地方，都变得随和从俗起来，以一种迷迷瞪瞪却又相当认真的表情遵循着所有繁琐的程序：拭灰，系红绳子，次递上香，点烟敬酒，磕头，一边烧纸一边连绵不绝富有感情地呼唤爷爷来拿钱，诸如此类。

包括现在的听喜话。

符马满意地几乎有些贪婪地瞧着这个场景里的亲戚们，这个时候的他们，与平常那些打牌时、吃喝时、吵架时、亲热时的他们是多么地不同啊。

也包括自己，符马每年在墓前磕头时，都会故意慢吞吞地，似乎在细细感受这个难得的形体动作：膝盖那么地弯下，屁股小心地抬起，头往地上深深俯去，眼睛用余光看到旁边的鞋子，以及贴近脸颊的那么粗砺的地面；额头像是一下子就撞上了水泥地，又像是并不可能真的碰到。

……这会儿，大家正在额外讨论一件重要的事。

关于墓碑上的字。

毕竟有八年了，爷爷碑上的字均已褪色，黑字变灰，红字变白，不大好看了，附近有些新墓或是描红过的墓，对照人家墓碑上面新崭崭的字，爷爷这块便显得疏于照应、风雨沧桑似的。

描红是好办的，墓园管理处有这个服务，交钱即可办妥。

问题是……这八年，家里有些变化，其中有一两样，体现到墓上用红字刻出的家庭成员。

比如，小叔叔，他名字左方的婶婶，离了。

再比如，小姑妈家的儿子，请人算了命，说是缺水，去年改了名字。

“包括你家符马。

“小姑父冲符马妈妈转过脸去，语气十分贴己，‘不是说年底就要结婚的吗，既是重新弄，老爷子的孙媳妇当然是要加上去的。’

“符马本有些走神，听到讨论到自己，连忙摆起手，嘴里胡乱推辞，好像饭桌上让酒或是开会座

<<墙上的父亲>>

谈时表示谦虚，想想不对，又把手放下来。

他突然感到恐慌，喉咙管给掐住了似的：要结婚了，真的吗？

然后一辈子，他与她将永远困守在一起，多么难以想象的局面！

而且，估计她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主意：把她的名字，刻在西天寺的某块墓碑上，她与墓碑的主人、这位渡过长江打入南京城的山东老兵素昧平生，并且估计也没有共同语言。

嗯，她现在连跟符马之间都没什么话说了，这令人不解的冷淡，似乎正是从他们定下婚期的那一刻开始的……符马妈妈有些大儿媳的派头，她观察了几秒钟奶奶眉头皱起的角度，发表意见：“要是这样论起来，这碑真不知要改多少回呢。

比如，小弟再结婚呢，还有符马这一辈儿里再生孩子……”奶奶长叹一口气，冲墓碑摇头，好像爷爷就坐在那里似的：“唉，你看这些年，咱们家多少事啊，你都还不知道呢。

”符马听得心虚，想着奶奶是在说他，这些年，他屁事无成，好像总在闹恋爱，那些半调子的女朋友，总是饱受家人诟病：最年长的比他大了十二岁，两个是外地网友。

有拿着B超单子跑上门来要割腕的，有一个后来竟然跟小叔叔眉来眼去……他心虚地抬眼，却惊讶地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有些讪讪的。

也对，谁都不消停。

分管工程的大姑父险些被双规，而小姑妈则搞了出风雨交加、不可理喻的婚外情，还有妈妈，被人骗了参加老鼠会，连奶奶的养老钱都给她搭了进去。

大姑父惦起脚，他又要去小便了。

小姑妈手里捏着纸巾，把鼻子揉得红红的，有些犹豫：“要我说，还是以立碑日期为准，爸当时晓得些什么情况，就保持个什么情况吧。

”这话也有道理，大家脸色一松，目光一齐往碑上聚去，看那上面八年前的日期，似乎那几个数字现在别有了一番意味。

灰白色的阴刻文，呆板的魏体。

目光们在石碑上酸涩地挪动。

八年，实在是远得超出视力范围、根本看不清楚了。

离开墓园之前，大家跟爷爷道别。

这也是奶奶定下的规矩：一年才来一次，不跟老头子说点什么吗？

郊区的太阳穿过有点脏的薄雾升起来，照着宽大但拥挤的墓园，照着那些平躺在地面上的墓位，照着竖起来的、写着先人与后人名字的石碑，以及墓位与石碑之间老绿色的柏树。

也照着他们这一群人，符马注意到，妈妈、两位姑妈都精心地化了妆，衣服也搭配得相当正式，可是，她们，以及几个男人，在这里、在这样的阳光下，显得那么衰老松垮，十分弱小似的。

妈妈闭着眼，涂得不匀的睫毛在抖动：“爸，你大儿子又出国了，我最担心他坐飞机，你可要保佑他平平安安。

也保佑咱这一大家子每个人都好。

嗯，还要保佑我的小本生意，你晓得的，我还要还妈的钱呢……”她没完没了地说，好像是在家里的晚饭桌上。

符马戳戳她。

大姑父咳了一声：“你最疼的迎迎今年就要工作了，你就放心吧。

”大姑妈凑上去，小声补充：“爸，我知道你会护着迎迎的，她今天的面试可重要了。外企，全讲英语。

”小姑父合了合掌：“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好。

你家小外孙蛮聪明的，明年考外校，你只要保佑他正常发挥就好。

”他的语调显得清心寡欲，好像不敢祈求太多，怕老头子忙不过来。

”爸，我今天跑了好几个摊子，都只有洋香蕉，你爱吃的小米蕉怎么那么少，我跑了几条巷子，找啊，找啊，好不容易找着个卖米蕉的，那小贩一开口就管我叫大妈，你听听，都叫我大妈

了……”符马听得有些发笑，却猛然发现，小姑妈哭了。

小姑父脸上淡淡的，不动。

<<墙上的父亲>>

从发现小姑妈有婚外情之后，他们已分居很久了。

唉，符马想起来，他们俩热恋时，说是带符马到动物园，却总把他丢在一边，只顾着躲在长颈鹿馆后面没完没了地抱着啃……旧日好像就在眼前。

小叔叔磨磨蹭蹭的，他问符马要了根烟，嘬着嘴吸几口，敬到墓台上，凑过去，嘴巴动了动，像是跟爷爷耳语，谁也听不清，也包括爷爷——爷爷去世前两年就严重失聪，就是打炸雷也是听不见。

轮到自己了，符马像以往一样感到张口结舌。

他一直不习惯这个仪式，好像爷爷死了之后，就不是爷爷了，倒成了尊无所不能的菩萨，什么身体好、工作好、成绩好之类的都统统替大家张罗上了。

妈妈在边上着急，索性替他祷告了：“你看他没出息的！”

求你老人家关照关照他婚姻吧。

“奶奶落在后面，一个人又待了几分钟。”

上车时，表情显得神秘而安宁。

时间才十一点，但照旧是要一起吃饭，还是那家饭店——这里大姑父可以直接签单，公家报销。

面试结束的迎迎赶来了，这么冷的天，她只穿着米色小洋装，腰细得快没了，还踩着高跷般的皮鞋，显得周围的人都臃肿得像矮脚鸡。

围着她的大人们在问长问短，她轻快而矜持的回答中不时冒出英文单词。

这种家宴中，作为第三代，迎迎总会成为中心，拜赐着大姑父主管的那座高架桥，她到澳大利亚一个符马老也记不得名字的大学待过三年，这使得她的教育履历表一下子比符马漂亮了一万倍，估计未来的职业表也会漂亮一万倍。

符马算个啥呀，不要说迎迎了，到大街上随便拉出十个来，八个都比他强，这是妈妈的话，符马本人也深以为然……迎迎亲切而匆忙地跟符马打了个招呼，夸符马：“衬衫很有型啊。”

“符马低头看看，外套还没脱，衬衫只露出一个角。”

小姑妈到学校去把儿子豆豆也接来了：“学校的伙食，真跟猪食一样！”

“当一个小胖子哼哼着喊符马‘哥哥’时，符马真差点没认出他就是豆豆，怎么更胖了！”

像美剧里专被人欺负的胖配角。

豆豆带着本小册子，在小姑妈的督促下待在一个角落里，翕动着嘴唇开始默记。

符马不敢扰他，站到另一个角落抽烟，五六分钟过去了，他发现豆豆根本就没有翻动书页，除了嘴唇在极小幅度地振动，完全像个雕像。

符马突然十分地想念几年前的小豆豆，也是在这样的家宴，豆豆像小雀子一样唧唧喳喳，有着新鲜的、令人妒忌的记忆力，他连篇累牍、拦都拦不住地一直在背各种电视广告，语调语音完全一模一样。

“奶奶烧的菜口干——妈（声音带拐弯），用太太乐鸡精。”

好吃！

太太乐鸡精，还真鲜得有一套。

“时间不经意地溜走，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

停下来，享受美丽。

美即面膜“奇瑞新旗云：更省钱，更省油，更安全，更时尚，更皮实。”

“大家推让着落座，奶奶在上首，并指定迎迎和豆豆分坐在她两边儿，好像那是对未来成功人士的最高待遇。”

妈妈暗中刚一眼符马，表情复杂又竭力掩饰。

符马最恨她这样子，有什么嘛，成功有什么了不起啊。

一直落落寡欢的小舅坐到他边上，五十步笑百步似的拍拍他，像是在安慰他。

奶奶还在跟大姑妈接着谈：“唉呀，迎迎刚才要打个电话就好了，我们还来得及在西天寺跟老爷子说一下这个好消息！”

了不得啊，当场录用！

<<墙上的父亲>>

“符马举起筷子，早饭赶不及吃，很饿，却又不知往哪里下手。

菜单是奶奶定的：青菜烧豆腐，山芋粉，带鱼，豆芽。

这几样是上坟后必须要吃的。

其他的菜，则统统是爷爷以前喜欢的，红烧鳝鱼，梅干菜扣肉，咸鱼干、臭干芦蒿，臭豆腐煲，大葱夹馍。

大家转动着桌盘，齐心协力替爷爷吃起来。

筷子一举，再没人提过爷爷半个字。

各人说的都是老生常谈，跟过年差不多，跟中秋也差不多，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被固定死的角色，他一辈子就无非是这些陈旧的台词。

大姑父毫不讳言他痛苦的根源：前列腺炎。

“现在越来越熬不住了，就上个坟，我跑了四趟。

为什么这么个世界范围内的、威胁着一半人类的病症，找不到有效的控制方法呢？

“他举着筷子，环视大家。

小姑父跟小叔叔谈着换车：“哈哈，换人换不了，就换车。

“他似乎话中有话，眼光从小姑妈脸上飘过。

小叔叔忙替他分析起各车型油耗，两人还竭力回忆着三年以前、四年以前，直至五年以前的油价，一连串低廉的毫无意义的数字。

小姑姑用启发的语气在跟豆豆谈论一篇作文，一边替他细细地剔鱼刺，好像他还是个三岁宝宝。

大姑妈与妈妈在讨论内分泌与黄褐斑，她们说到滋补药膏、子宫肌瘤以及停经时间，发音带着中年妇女特有的尖利。

迎迎姿态讲究地小口喝汤，一边注意地听她们说，偶尔插一句，带来来自国际的最新观念，比如，保养卵巢的最好方法是有规律的性生活，尤其在更年期之后。

符马对付着一块碎了的臭豆腐，联想到女朋友在电话里与他争辩避孕方式，心中称奇：现在的女人，都是这样子的吗？

可他记得的，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少女们，那样地鲜美而羞涩，他那时候就爱上她们了。

唉，消失了的少女啊。

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少女的。

现在这个世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无聊，无聊得遮天蔽日、透不过气来。

无计可施之中……符马低头玩起手机。

妈妈从桌子对面瞪他，要是她的腿够长，肯定要从桌子下面伸过来踢他。

老娘诶，你以为我想玩手机吗，所有那些一刻不停连过马路坐马桶都在玩手机的人，你以为他们想玩手机吗？

一切都这么空洞这么没劲，有什么办法啊。

手机前一阵刚换。

符马漫无目的地捣鼓着各种功能，找到世界时间与时差、全球天气预报、计步器、卡路里计算、手电筒、酒吧骰子、词霸（英语和日语）、全景图片编辑。

一个个试过去，倒也能打发些时间。

尤其是计时器，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飞快地翻动，10、50、80，快得眼睛都看不清，100飞过去，一秒钟没了，再看数字飞，再一秒过去……真把他看得呆住了……小叔叔碰碰他，符马抬起头，奶奶颤微微地挟了一大块扣肉冲着他，好像是为了安慰他的被冷落，他连忙站起，伸出碗去接过，奶奶嘴里嘟囔着：“趁年纪轻啊，要多吃，越多越好。

“符马注意到，奶奶的神情已变得毫无权威了——上坟的事结束了，她又恢复了她的次要性与旁观性，她困顿地坐着，襟上落了两根豆芽，半块大葱饼在她不齐全的牙齿之间艰难地蠕动。

符马看了奶奶一会儿，忽然有点儿尊敬她，并感到很饱了。

大姑父手机响了，他接电话的样子很有气势，听出来是重要的事，大家都连忙噤声，并记起来这顿饭是他结账。

<<墙上的父亲>>

大姑妈开合着嘴打着夸张的手势喊服务员过来。

小姑妈轻声问豆豆要不要再来一块大肉。

迎迎掏出小镜子补口红。

小叔叔伸手到符马外套里摸烟，好像是为了感谢今天的几支烟，他突然对着符马耳语，很清晰，带着突如其来的沧桑：“我劝你一句，还是不要结婚算了。

真的，我想清楚这个问题了。

你也看到了吧，多没意思。

”符马惊讶地抬头。

小叔叔眯起眼，往桌子上方吐出一大口烟。

屁股下的凳子摩擦着地板，发出刺耳的响声，穿外套，系围巾的动作更加重了鸟兽散的气氛。

奶奶疲惫地扶着桌子站起，留恋地挨个检视着桌上的盘子，小声埋怨没有人肯打包，就是带回去喂野猫也是好的。

没有人理会。

服务员拿着账单来了，大姑夫却又跑到卫生间去了。

大家于是耐心地站着，没有人装着要付账。

奶奶仍在不甘地东张西望，忽然，她想起什么，神情郑重地拉起大姑妈，想了想，又拉起符马的妈妈：“……哪天我不在了，你们两个可别忘了招呼这码子事，要提早，并一定看好皇历上的吉日啊！

”“看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身体好着呢。

”大姑妈摇摇头，一边噘着嘴把围巾打成蝴蝶结，妈妈对她的围巾啧啧称赞，问了价格之后若有所思、兴趣大减，一边把脸转向奶奶，把差不多的话又说了一遍：“看你，你身体好着呢。

”奶奶抓住她们短暂的注意力，急忙忙地补充道：“记得我喜欢吃什么吧？

到时候，除了老爷子的菜，你们替我叫份菜泡饭，小笼包子，韭菜炒螺蛳，最后来一份赤豆桂花糕。

”奶奶是常州人。

符马离座前抓起手机。

上面的计时器还在跳呢，他按下了停止键：00：21：37：95。

他愣了一下，明白了，这就是刚才在这个包间里，从他们这一群人身边刚刚过去的21分钟37秒零95。嗤。

小叔叔把烟掐灭，一边有点不满地问：“你冷笑什么？

”下符马站在路边伸手。

一辆的士停下，司机却走下来，冲符马打个莫名其妙的姿势，到路边报刊亭买了两提子黄纸与几摞冥钞，一边匆匆点根烟，坐进来跟符马嘻笑，好像他们是老相识：“嘿，这冥钞上全印着老外呢，是华盛顿还是克林顿？

我家老娘绝对不会想到啊，她死了我倒能孝敬上美元。

”符马应付地点头，心里盘算着，这个时间回单位有点亏，要到两点半才打卡呢，甚至迟到也是可以的，都知道他是上坟去了。

不如……干点什么吧。

但是，得跟对方约好才成哪。

好在，“那个女孩”白天黑夜都蹲在QQ上，对，她的签名就叫“那个女孩”。

符马是在QQ漂流瓶里跟她搭上的。

漂流瓶的某些功能很淫荡也很诚恳，可迅速在人海中发现同类项。

”那个女孩”比符马大两岁，似乎也有了确定的结婚对象。

两人每次见面也没什么交流，从不故作柔情蜜意。

想想是有点生硬，但管它呢，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太挑剔了，越离谱反倒越好。

一说，“那个女孩”欣然允了，说是恰好也发着呆呢。

其实都快到单位了，只得让司机改道往另半片城开，司机听说是汉庭快捷，心知肚明地嘻嘻一笑，假意皱眉：“哼，那可蛮远的，你得有耐心。

<<墙上的父亲>>

”一边扭开电台，人往后靠靠，像是要跑长途。

难听的股指与难听的广告之后，更难听的主持人冒出来，以一种应景的节日般的语气，如同讨论南北菜式似的聊起生态葬，什么树葬、海葬、花坛葬之类的，并拿自己打趣，牡丹花下死好呢还是玫瑰花下死好，撒入太平洋、北冰洋呢还是莫愁湖。

他还扯到某个外国小城，通过环保设计，其殡仪馆为全城的面包店免费提供热能。

符马听得差点被口水呛住——用先人之躯来烤制面包，那是怎样的滋味啊。

车子开始堵了，身陷地下隧道，前后的车子不见首尾，一长串惨白的照明灯像纸项链一样挂在头顶，使得此刻如同沉沉的深夜。

司机烦躁地切换电台，没有信号，全是杂音。

他大口喘气，好似有洪水淹到脖子：“我最讨厌地下隧道，什么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富贵山隧道、过江隧道。

真讨厌，现在又要把河西高架拆掉改隧道。

再这样下去，老子真没法做生意了。

”符马递去一根烟，司机勉强接过，一边恼怒地翻翻眼睛：“老子以前不这样的，也真是出怪事，5·12之后，他妈的就怂了，现在连地铁老子都不肯坐，打死也不坐。

你呢，你就不怕闹个地震什么的突然死掉？

现在死个人可容易啦。

”他瞳孔似乎放大了，脸上恐慌密布。

符马简直想笑，就这，他还“老子老子”的，一边又在QQ上安抚“那个女孩”，说要迟到。

”南京阴气重得很，你不觉得？

”司机绕在他的逻辑里，“外地人一上车，总是要去那些地方，明孝陵、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日本大屠杀馆、瞻园路太平天国、南唐二陵，就包括总统府、秦淮河什么的也一样，你想想呢？

哼，什么六朝古都啊，都是死人一层层堆出来的……”符马心不在焉地点头，只顾忙着在线上与“那个女孩”商量今天的体位，虽然到时会另有发挥，但这差不多也算是前戏吧，毕竟时间比较紧，这样要好一些。

车子终于慢慢往前挪了，司机忙不迭地重新扭动电台，让车里响起声音。

他对符马的冷淡有些不满：“暖，你看你！

真有那么忙啊。

”过会儿他又自言自语：“其实也对噢，及时行乐就好。

”符马瞅瞅这位司机。

有的时候人是不想说话的，司机要是也在QQ上，他倒愿意跟他扯几句。

出了地面，符马把视线投向枯燥的街道，用四根手指搭成取景器，好像这样可以增加一点可看性……透过小小的长方形，符马头一次注意到，许多的小烟酒店、杂货铺、报刊亭都在醒目处摆放或悬挂着纸钱或锡箔元宝，它们与报纸、口香糖、矿泉水一起，好像特殊的手势，在对匆匆忙忙的路人们发出重复的、耐心的暗号。

符马感到惊异。

司机借机摆老资格：“经常卖啊，一到鬼节、冬至、除夕，还有这清明，到处都是暖。

平常也有人烧，逢到忌日生日之类的。

哼，你们这些小家伙，没心没肺光晓得快活，大概都不记得——人是会死的吧。

”符马咧咧嘴，垂下手，扭头继续专心地盯着那些风中的纸钱，它们在车窗外晃动、消失、再出现、再消失。

司机先前的一团团废话，好像一段滞后的录音，重又在他脑子里断断续续地播放起来。

他用手抓住车座以免自己过分地摇晃，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下的这辆车，好像成了这个城市的最后一辆车，为了奔赴一个末日的约会，正艰难穿行在一个拥挤不堪但不见人烟的地带，那些消逝了的肉身、败落了的繁华恍然再生，相互层叠覆盖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叹息。

<<墙上的父亲>>

冲过澡之后，他们喜欢在床上闲聊几分钟。

“那个女孩”抱怨新买的“百丽”磨脚，又说到她最近在健身房做的身体成分分析报告：脂肪比、骨骼肌、腰臀比什么的。

她很关注自己的身体，要是由着她，也许可以在这个话题上谈上几个钟点，哪怕符马一言不发。

有一次，她说起她的头发，从四年前开始，哪个情人节做了接发，哪个生日剪成波波头，又是哪个假期挑染了什么色，哪个周末做了软化什么的，记得那么一清二楚，简直让符马听得心酸起来，多么结实实的孤独啊。

由着她永无休止地自述，符马打开电视，调了几下，碰到动物世界，总是那些窥视与博弈的画面，豹子与鬣狗为着鲜肉与腐肉的分配额度进行漫长的奔跑，不过符马觉得这个做背景还凑合，一边瞅着，开始抚摸起她的脂肪、骨骼肌与腰臀比例。

“那个女孩”却扭扭身子，抱怨起她的偏头疼，她琐碎地说着，疼了快有一个星期了，不是很疼，但隐隐地疼，也不影响什么，但总归不太舒服，有时候左半边疼，可是到第二天，又换成后脑勺疼……符马继续忙碌，试图改善她的兴致，也试图改善自己的兴致。

有那么几分钟，他感到时间变得缓慢极了，像蜡烛油一样垂落着、软软地凝固起来，绝望与枯索的气息把他紧紧包裹着，他好像不认识此刻的自己——在这个乏味得无法命名的时间，在这张此生只会使用一次的床上，与一个心不在焉轻声低语的女孩。

符马抬起头，求助般地看看电视，里头那只丑陋的鬣狗已经等到了它的时机，正在滚圆的橘色暮日中大啖着腐烂的鹿架，嘴角渗出血糊糊的肉末。

符马侧头看看枕边的手机，那一小块方正精密的金属，在这无助的时刻，他突然对它涌出泉水般的亲切与涕零之感，最起码，这整个世界上，它是他唯一熟悉的、葆有他体温和气味的东西，它像万能的楔子一样扎进他生活里每一个松垮的难捱的缝隙——比如此刻，他冒出个想法，不如用它的计时器功能吧，看看一个回合时间会有多久，这想法好歹有点意思！

不过，真是的，老也来不了劲儿，他感到自己那放在女孩身上的手都开始发黏了，可能，今天太仓促了，尤其是家宴过后，那些令人沮丧的细节总挥之不去，亲戚们以及他本人，统统比平常更加令人失望，好像勾起了生活里所有浑浊的部分……还有，那个怯懦的司机，他那么饶

舌……“那个女孩”突然一抖身子，有些激动地唔住嘴：“噢！”

我知道了，这个偏头疼，一定是我爸想我了。

我说呢，这不是快到清明了吗，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总会莫名其妙地不舒服，要么发烧，要么闹肠胃，要么皮炎发作，吃药挂水都不行……但只要去看看我爸，给他烧点纸，立马就好，真的，几年都是这样，灵得不得了！

明天，明天我就去……符马十分惊讶，不是惊讶于她所说的内容，而惊讶于自己身体的反应，像被一股汹涌而至的荷尔蒙所绑架似的，他被驱动着一下子翻身上去，如同开启了发条的机器人。

“那个女孩”被扼住似的闷叫一声，随即发出得到滋味的细长叫唤。

符马没有忘记按下手机的开始键，一边用余光看到计时器的数字键应声开始滚动，胶滞住的时间就这样被抽打着活转过来，在符马与她的身体里滚动，泥浆飞溅，流星追月。

符马憋着气，像骑着危险的劣等马，伴随着末梢神经的肿大血腥，他品尝到一种腐朽与败坏，就像刚才的那只鬣狗，在荒草摇动中吞食它的晚餐……但电视不知何时已换了节目，可能是探秘之类，主持人正用悬疑的眼神凝视着姿势怪异的符马……符马冲主持人呶呶嘴，示意他手机上的定时器，示意那滚动的数字，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以延长这唯一可以证明他存在感的血肉时刻，耳边风声呼呼，身下喘息如兽，符马咬紧牙关，竭尽全力地奋战，似要摆脱与甩开，好像身后紧贴着一个如影随形的家伙，那人半遮着脸，黑色的长袍飘动，拖曳着死神的修长阴

影……“那个女孩”突然大声呜咽起来，泪水如河流在枕边奔流，她用手指死命掐着符马的背，眩晕中语不成调：“你……我……我的头不疼了。”

四周像海洋深处一样地幽静恬然，修长的藻类与深蓝的波光触手可及，他成了透明的细胞，四面八方没完没了地平铺伸展……符马慢慢睁开眼，瞟到天花板上的简陋吊灯，墙上挂的印刷品，以及垂挂着的毫无活力的窗帘，窗帘外光线不明，这么说，天快黑了……这一觉多么漫

<<墙上的父亲>>

长，昏死一般，简直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要是能一直待在那里多么好。

符马蜷起腿，动动胳膊，也难怪，早上为了赶西天寺，实在起得太早了。

他看看时间，现在连下班的卡都来不及打了，也没关系，在网上捣腾来的塑胶仿真指模，正好可以试一试，请同事用那玩意儿按一下好了。

符马慢吞吞地发了短信，一边有些畏惧地感受到，身体的体温开始恢复，大脑也有了悲喜的感知，好像二者都从遥远的超现实领域返回了现实——一无所有、无计可施的绝望感又轰隆隆地、火车似的准点开来了。

一点不意外，每次纵情之后，都会这样，似乎是孤苦大脑对下半身的轻佻所作出的报复性防卫，所馈赠的无药可治的并发症……他洗好穿好，看看镜子，有点变形的镜子里，胡子看上去更长了。

早上在西天寺，妈妈还说到这个，她的意见听上去像是不满剃须刀的价格：那只新的，六百八十块呢，你得天天刮才划算啊。

可是，胡子不就是身体长出的庄稼，为什么要统统剃光，不肯承认似的？

他偏不刮，没什么的，有人会仔细看他吗，包括同事或是上司，他其实也从不仔细看他们。

公道的彬彬有礼的世道啊。

到楼下结账，他发现前台服务员面带愁容，像有满腹心事，看他的眼光似也充满同情。

看错了吧，也可能是在借她的眼睛看自己？

符马心中着恼，很粗鲁地与她直视，直至她垂下眼皮。

符马四处看看，看到“不可吸烟”标志，高兴地摸出一根烟，点上，舒服了一些。

就是这个时候，符马发觉自己想起了爷爷。

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毫不相干的纯粹打算用来浪费和踩踏的时刻，一边用三根手指拈起找回的皱巴巴的零钱，他想起了死去的爷爷。

有一段时间，每个周末的一大早，就像今天去西天寺这么早，清冷冷的空气里，爷爷带着十多岁的符马去爬紫金山，从白马公园那里上去，起始平缓、继而渐陡的山道，身边一群又一群呼哧呼哧喘着气的人，有时还有白色的小狗与黄色的大狗，有人提着小收音机一路放着激昂的老歌。

山道右侧，人们专心致志、目标一致地上山；左侧，另一群人神态轻松、心满意足地下山，两边互为映衬，似乎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循环往复的境域，整个山道弥漫着与世无争的甜美……在山风飒飒的休息亭，爷爷歇上片刻，一边摸出皱巴巴的零钱，给符马买黄瓜和茶叶蛋。

稍后，爷爷牵着他的手，他们继续加入人群，疲劳而笃定地，慢慢往上爬，往天文台那里去，到那郁郁葱葱的高处。

符马双腿微微打颤，那消逝了的、令人不敢相信但的确真实存在过的幸福感像在抽打他的小腿腹。

符马与服务员最后对视一眼，他羞耻地感觉到了自己眼中带泪，并注意到那姑娘平静的毫不吃惊的眼神。

二十五分钟后，符马站在了紫金山山脚下，站在从白马公园开始的栈道上，所见有了显著的变化，却又令人感慨地依稀可识。

走在栈道上的人多得令他惊讶，三三两两，偶有说笑，一幅平常景象。

竟有这么多的人在夜里来爬紫金山啊。

看不清任何一张脸，不过他们肯定都不是从前的那些人了。

夜色已浓得像一件又厚又重的袍子，符马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混入黑黝黝的人影，往山上慢慢走去。

没有路灯，附近的山路上，汽车的灯光不时扫过，穿过树影，造成一种流动的栅栏般的光影，以至于让符马觉得，他，以及周围的人们，像是在一个抽象的劳役中辛苦而无知地跋涉。

多么美的、值得同情的画面啊。

他试图再回忆一下爷爷，却发现大脑已无动于衷，对纯真童年的感慨疾如闪电，那么无情地一下子就过去了。

唉，狗屁不值的软绵绵的温情们，符马本也看不上。

就这么空空荡荡、冷冰冰地只管爬就好了。

……到半山腰，已经可以看到一部分城市的夜景了。

<<墙上的父亲>>

楼群的灯火、车流的线条那么地典型而老于世故，像一张令人不屑的业余摄影师之作。

符马闭闭眼，重新睁开，尽可能地往远处看，极目的边缘，是参差不齐的、显得非常复杂的黑——山、水、田地、植物、昆虫、墓园、道路、门窗和面孔，过去了的、将要来的，统统包含并消失在其中。

这么侧头看了几分钟，符马的步子慢下来，好像有细雨丝落到身上、有蜘蛛网落到头上似的。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手徒劳地拂了拂。

他站住，完全失去了爬到山顶的欲望。

这真是挺讨厌的。

连符马自己也感到不解，为什么每一桩事情，或迟或早，殊途同归，他都会感到无聊，这无聊，大得像天一样、硬得像老树根一样，根本抵挡不了。

如果死去爷爷的魂灵真能保佑什么的话，能保佑他不这么无聊吗，能保佑他像别的人一样看上去好像蛮带劲的样子吗。

符马摸摸口袋，烟抽完了。

只有手机，他掏出来，无奈地、厌烦地翻到计时器功能，并掀下开始键，一边不争气地转过身，逆着人群，逆着那些在半明半暗中起伏的身影，往山下走去。

他把手机放回裤子后口袋，听凭那些数字在屁股后面滚动，好像小蚂蚁似的一秒接一秒地叮咬。

……

<<墙上的父亲>>

编辑推荐

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者鲁敏小说集全新上市在细腻的生活中照见人性中的隐痛给无解的人生一个感喟的收梢

<<墙上的父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